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端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木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弨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奴史記樊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信爲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宦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盧文弨曰此數語全

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弟九

荀子卷弟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惊注

臣王先謙集解

議兵篇弟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擊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弨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

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今從策創痛字反孤虛之類也○先謙案反各本譌及據宋台州本改正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

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

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林驥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

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

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

乘執所行者變詐也

○盧文弨曰所行新序三作所上善用兵者感忽悠闇

莫知其所從出

○盧文弨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私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

今補郁懿行曰案感讀如滅滅憾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悠閒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孫謂吳王閻闍將孫武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帝王之志

曰權謀執利也所行政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

也彼可詐者忘慢者也路亶者也

○路舉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

○都懿行曰路亶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單猶羸憊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憊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牀蠶鼈鰐_{五輔篇}之後管子五輔篇云匡貧寢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徵篇云好罷露百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路露潞竝通是路爲羸憊也爾雅云瘡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瘡毛傳云瘡病也病亦謂羸憊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瘡釋文瘡作亶瘡痘亶竝通秦策士民

潞病於內高注云潞羸也潞病與路亶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洛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亶或言路亶或言落單其義一而欺詐者皆如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爲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音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爲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換之譌渙換古字通激饑琴劍離劍者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

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攏也以指撓沸言必

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

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

且仁人之用十

之誤說見儒效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

皆有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備也

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爲博博眾也而一如也言和眾如一也○

先謙案傳爲搏字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

之誤說見儒效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

皆有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備也

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

莫邪之利鋒也○盧文弨曰延新序作鍊韓詩外傳三作

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袤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櫻字謂橫

布則其鋒長櫻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

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

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圍居爲儼其義甚明

俞樾曰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

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諭荀子誤矣延之言長

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園居而方止則若盤后然觸之者角摧園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盧文弨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卽方居變案角鹿垂隴種東文以麗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案角鹿垂隴種東龍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垂下之貌，如木實垂下然。垂下謂之瑞。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龍涿謂之露漬廣韻凍瀟露漬也。故楊云凍瀟沾溼貌舊誤作凍隴。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垂上角字涉上面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垂隴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覲胡柳引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旣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垂龍鍾凍瀟似皆失。且夫舉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鱗如畏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

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盧文弨曰：豈又

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

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

日明日益明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

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

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得服從也。○先謙案：盧氏也。說見王制篇詩殷頌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詩殷頌武王湯

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出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音假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

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敎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

道術也。楊以道爲論說敎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

說見君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

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數

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

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間故言凡在大王

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

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楊注誤君賢者其

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

下

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

則下不可用也

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

盧文弨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印衍足字先謙案盧下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

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

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

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

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

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

弱

信謂使下可信上亦有民字是也林臞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

革皆於上不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

刻增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

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

侮者弱

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

攻爲功效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文弨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政治也卽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

兵革窳懦不便利者弱

窳器病也音仄核

者弱

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

齊人隆技擊

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孟康

立攻守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鎗金無本賞矣

八兩曰鎗本賞謂有功同

之勝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鎗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

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

虜之法同以得首爲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鎗金以得首爲重取決一夫之勇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史記鼃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偷以幸韋注偷苟且也偷可用謂苟且用之猶爲可也楊易說卦曰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

無用

者非鳥言無憑依也無日言候便反。盧文弨曰注言無憑依也宋本作

覆之速不得一日也

是
舊

是其去貨市儻而戰之猶矣。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

度取之

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衣材力中度者。注中曰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衣

三屬

甲屬之欲反。盧文弨曰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而之言更見天王一章之其二置哉於身之上謂荷

拾一

矢五十箇服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轉入北轍既義舊文也。盧文弨曰元

作負公

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
九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論說曰服字實不

詩采篤

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天無服不可負者，猶之以言文竹部解答矢旅也。緣仲通以服爲之擬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諺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

之若
微辭
云所

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

而荷步

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
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

卷之二

是冠韃帶劍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扇一日之糧
過一日至羸負擔地田中一日之中也。愈懶因田中者

中之過百

則但云自旦至旅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

師古注

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曰反。盧文弨曰眾眾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

筋力點使皆死

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復復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寔是

危國之兵也

優復既多則稅貢資用貧乏故國

四

資用貧乏胡亂危
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隘隘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隘隘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隘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於隘中也。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自隱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隘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阨而用之正申此義也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狃之以刑罰謂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啖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踰七六反。盧文弨曰餉亦音蹠見彊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顧非今從宋本千里曰天字疑不常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阨而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守險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用之得而後功之爲戰而立功者眾也。先謙案阨而用之彊

國篇所云如牆厭苗擊下文除阨其下功獲其功用義與此同楊謂守險阨非也功賞相長獲得五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弨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

當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愈櫛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撓廣雅釋詁曰撓搘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翕代

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湯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

于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

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

者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

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盧

文昭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

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

近當爲延傳寫誤耳

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

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楊云近當爲延

教變詐爲尙此論秦也尙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

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

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楊云近當爲延

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

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

是先謙案漸詐欺

也說詳不苟篇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服其心是齊故以詐遇

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

以當魏之武卒也

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

太山也

辟音墮墮毀也錐許唯反

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

一舉而定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

誅其元惡其餘獘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

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爲揖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體坐端挹而

號孺稚軒蹠晏晏若瞻諸木皆作挹呂本挹作揖盧因

改爲揖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

齊則治鄰敵

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盧文昭

曰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

王念孫曰治讀爲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

彊殆中國殆治古字通彊鄰敵

彊鄰敵謂秦制楊制強敵爲威強

彊鄰敵謂秦制楊制強敵爲威強

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也代

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

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亡相爲雌雄耳矣

翕代

翕代張代存亡若言代強代弱

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翕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由用也以許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蹠秦之衛鞅燕之繆蠻

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

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

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躋至漁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漁池服從其俗焉衛

鞅秦孝公臣封爲商君者也繆蠻未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

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計故曰其道一也○盧文弨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

改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

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

兵也契讀爲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摭也司讀爲齊桓晉文楚

兵也

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卽掩襲之也

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

康日入王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不可

以王是強弱之效也

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孝成王臨武君曰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不川疑謀是智之大

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

事至無必故无功也盧文弨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

速而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

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

以合參也道當訓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無欲將而惡廢

先謙案已下有六也無以所欲爲行

謂當訓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無欲將而惡廢

而將之無以所惡而廢之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戰而輕敵強使人出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爲將謂不吝賞也

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全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

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

能怒

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

夫是之謂至臣

爲臣之至當也慮必先

事而申之以敬

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

是之謂大吉

言必無覆敗之禍也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寧

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怠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

行如戰有功如幸

不務驕矜於敬謀無曠

無曠言不敢須臾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

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

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天下莫臨武君曰善請問王及之將

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

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讐

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

有功次之

車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惟均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

獵與讐同義也

服者不禽格者不舍葬命者不獲

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葬與奔同

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

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

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

死葬命者貢

順刃謂不戰而走者蘇讀爲係係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

開封於宋

紂之庶兄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

曹觸龍斷於軍

說苑

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詣誤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讎當以此注爲正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

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

服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此誤倒耳當封而封

顧什猶言制罰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

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詩大雅文王長詩曰王者有誅有聲之篇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上

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

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

下相喜則慶之

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慶賀之豈況侵伐乎不屠城民若屠者然也

不潛軍

先謙案潛襲敵之不備不

留眾

不久留畢露於外也

師不越時不踰時也

古者行役故

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東征西怨之比

臨武君曰善

陳鳴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

陳鳴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

以仁義爲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

愛人則懼其殺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

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

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

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

驩兜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

舜伐有苗

命禹伐之書曰帝曰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

禹伐共工

書曰流其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

此四帝兩王

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

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爲兩主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王念孫曰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德字相複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兵不血刃遠邇來

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兵不血刃遠邇來

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曹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卽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

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

李斯孫卿弟

子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

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

汝以不便則之以執隱之以服惄之以慶賞罰之比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

吾以大便人爲便也彼仁義者所

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

於軍將率未事也

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弨

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爲君說自可通盧不當臆改

秦四世有勝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

漢書譏作鰥蘇林曰讀如

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裸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

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

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

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

前已行之素

讀如字仁義未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

也總辨别

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謙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坚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爲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

不由所以隕

社稷也。

先謙案史記預作指

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用也道卽禮也用禮卽行不用禮卽行不足恃也

楚人斂革犀兕以爲甲鎗如金石

鎗堅貌以鯀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

如金石鎗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牛二戟輕罪入

蘭盾鎗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鎗

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鎗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鎗防

也鎗耳鎗讀作汎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鎗革重革當心簪之可

以鎗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

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

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鎗讀本此是

遼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爾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鎗爲堅貌卽引史記

爲證然鎗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鎗有二其一

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故部爲磬篆之古文磬鼓聲也故文選

上林賦鎗鎗鎗李善注曰鎗鎗鎗聲也鎗鎗鎗聲也此文鎗

如金石當以聲音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鎗然如金石也

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斂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

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竝爲一

談也宛鉅鐵鉋慘如蠭囊宛地出此剛鐵爲矛慘如蠭囊言其中人之

慘毒也鎗音啻○盧文弨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

湖之間謂之鎗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

鉅鐵施鎗如蠭囊索隱云鎗謂矛刃及矢鎗也史鉋爲施慘爲

鎗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鞶如金石卒如飄風

言楚人之趨捷也標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爲嫖姚之嫖嫖勇也遂與速同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

楚縣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盧文弨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韻現唐垂沙蓋地名之

戛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竝作兵殆於垂莊蹻起楚分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莊蹻起楚分

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爲盜後爲楚將○先謙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

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索隱誤以參字下屬

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郢舉若振槁然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劄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夷格之格古閭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閭。此注云：炮格讀如反可證。楊時本尙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隋書：隋文帝有金鑄人，每夜發火照宮禁，謂之燭龍。故盧本補樹木無從攀援，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馬殺戮無時臣下。

懔然莫必其命。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

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訥。

試用也詭服也。

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郝懿行曰：古無辨字。荀書多以辨爲辨。此注音義兩得之。

溝池不拊。拊書多以辨爲辨。

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

鉗亦音掘。或曰：鉗當作相。篆文相字與拊字相近，遂誤耳。

盧文弨曰：案甘聲之相，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

拊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拊亂今厚葬。節棺故拊也。又列

子說符篇：穀而拊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拊之皆作拊字。知此拊字誤。

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先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隘阻對文。

彊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

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

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

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

盧文弨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

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

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

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臥，反有不由令者。

然後誅之以刑。

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

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於乙轉。

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臥，反有不由令者。

然後誅之以刑。

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

不解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

韓詩外傳史記皆

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

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於

乙轉。

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臥，反有不由令者。

然後誅之以刑。

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

見有民憲行惟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

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無它故焉

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

曰其道古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一人而天下
合殺一人謂殛鲧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般也上云堯伐驩專三歲焉而不式刑

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但曰**厲**而不詳。形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曰。諸書無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王鉞篇曰：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有嚴威而無而不引義同鵠徵注云厲氣也。則執事之不以爲人臣之言七訓屬爲抗舉者余詳厲猛也。舊注厲猛也。

刑金而不用義同其威而不用也鉛置也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

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

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教詐除阤其下獲其功

用而已矣周處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

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今本無人字从後他則前天子古義而妄潤之說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詐除既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詐謀慮大凡也。驅逐非也。除當爲

俗之險阨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
見或爲繪音余或爲儉今并存者由王文敏注引

陽或爲陰當作陽或爲陰今作陽者四正文及注兩三陽大寢字而誤除與陰俗書相近陽與陰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大寢

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背之名故以敗走

念孫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勞告東春則不詳韓與

古或謂若爲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少苦煙等必非
也惟耳下又別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

馬融曰：「凡帝其上，秦頃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滑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故賞慶刑罰，執作之爲道者，庸徒而已。

漢書滑稽列傳之贊曰：「滑稽皆謂之馭也。」馭者何？引質而

卷第十一

首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

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

莫不毒擊若祓不祥

敦厚也毒害也擊謂祓祓除之也。盧文弨曰方言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

之諱憎此敦當與諱同王念孫曰楊說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

日敦讀爲頓頓困蹠也皆非也說文慾怨也廣雅慾惡也康誥

固不惑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叢法言重繫

篇楚檄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檄惡也檄檄敦竝與慾同本篇

敦惡與毒擊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

訓爲厚亦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諱憎所疾也諱鄰

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增諒與敦亦聲之轉

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

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懲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

王念孫曰脩當爲

循字之誤也繕書循

贍館推雖贍館讀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誠敵幡贍旨贍注

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勤上之事而安

而安樂之於是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

於是豫之巾更有能

自脩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

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

持

以養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

之謂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

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

持祿養交劉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

異用篇仁人之得餡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矜倅

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

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

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矜倅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

善持養吾意亦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

前雕雕章明之貌。盧文存至也言所至之處

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鬼之如神凡所疏爲

彌日雕雕猶昭昭也

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

民皆從而順。盧文弨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願爲之化也。而順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平字不可知矣。王念孫曰汪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覩柅申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頗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無據也。謂好從暴悍遂不可通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願。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縠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先謙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繆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
塞徐方其來盧文弨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旣來
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猶字詩
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猶若字猷爲
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條鑑本徐方旣來呂錢
本竝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旣來不作其來也元
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古今本君道篇

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
闢同闢也除涂治其道涂也 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取其處皆安言不

驚擾也○先謙案襲亦立法施令莫不順比_{比親附也}施令是因也楊云襲取其處非立法施令則民親比之

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

_{愈下同}

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_{爲我執所劫也}故民雖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_{奉養戎甲是}

_{必煩費也是}

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

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

若是則必發夫掌傭之粟以食之

<sub>地城曰傭掌傭主倉稟之官
而匹孝反○王引之曰掌當</sub>

_{爲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傭楊彼注云闔曰困方曰廩彼}

_{言固窮猶此言稟傭稟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傭之粟以食}

_{之若云發掌傭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

_{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

_{立溫良之有司以憲已過也過一暴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

_{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昔者周也謂}

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

_{立溫良之有司以憲已暴去也}

已暴三年

然後民可信也

_{已過也過一暴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

_{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昔者周也謂}

_{立溫良之有司以憲已過也過一暴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

_{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昔者周也謂}

_{立溫良之有司以憲已暴去也}

_{已暴三年}

_{然後民可信也}

_{已過也過一暴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

_{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昔者周也謂}

_{立溫良之有司以憲已暴去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濶薄與毫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彊國篇弟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都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范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金錫美工治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剖刑而莫邪已。剖刑也。莫邪古之良劍。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澀。

砥厲謂刮磨淬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剝盤孟刎牛馬忽然耳剝盤孟，刎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子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荆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弨曰：剝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

朱本作鑄。元刻作鑄。皆訛。今改正。彊國之初，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劍，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開刑也。